

世界

名著百部

019

L a C o u s i n e B e t t e

贝

姨



[法] 巴尔扎克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I565.4

B020

L a C o u s i n e B e t t e

贝

姨

[法]巴尔扎克 / 著

李军伟 / 译



758126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贝 姨 [La Cousine Bette]

作 者:[法]巴尔扎克

译 者:李军伟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0.75 印张 3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12.0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在大学街上走着，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制服。

在那些以风雅自诩的巴黎人中间，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只要有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的人。

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气，使他红堂堂的肤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小店老板们额上的金光，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所以，象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荣誉勋饰的绶带是决计少不了的。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巴黎的行人往往就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

爵爷到了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中间的一段，在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下；那是在附有花园的旧宅空地上新起的，旧宅本身并没改动，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另一头保持原状。

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象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也不向门房问讯，径自朝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神气十足仿佛是说：“她是我的了！”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凡是佩带勋饰，穿着蓝衣服，脚步沉重的人，他们决不阻拦；总之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

底层全部是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住的。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在队伍里当过军需总监，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兼参议官，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其他头衔，不胜备载。

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埃尔维做姓氏，以便和他的哥哥区分开来。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上校，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由拿破仑册封为福芝罕伯爵。这位长兄为照顾弟弟起见，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发迹，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从一八〇七年起，他已经是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按过门铃，军团上尉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马上请进，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

“克勒韦尔先生到！”

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一位高身量，金头发，保养得很好的女子象被电击了似地慌忙不迭的站起，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

“奥棠丝，好孩子，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

奥棠丝·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出去了。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

“那是关系着你的亲事呢，”贝姨附在甥女奥棠丝耳边说。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她似乎并没有生气。

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可以从她的衣着上得到解释。

老处女穿一件科林斯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三法郎，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结子周围镶着草辫，象巴黎中央菜市场上的女菜贩戴的。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鞋匠做的羊皮鞋，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因为她完全象个做零工的女裁缝。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照样对克勒韦尔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克勒韦尔先生会心地地点头，说：“你昨天来的吧，斐歇尔小姐？”

“没有外客吗？”贝姨问。

“除了你，就是我几个孩子。”客人答道。

“那么，”她回答说，“我一定去。”

军团上尉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说道：

“夫人，我特来听你的吩咐，”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媚眼，活象饰演答尔丢夫的外省戏子，在普瓦捷或库唐斯一类的城里，以为不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

“先生，请随我来，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于洛夫人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从屋子的格局来看，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

和小房隔开一道薄薄的板壁，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于洛太太让克勒韦尔等着，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免得有人偷听。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顺便对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回来时，她敞开打牌间的门，以便有人进来，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明在脸上；要是有人看到她，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脸上立刻挂起一道莫测高深的幕，那是所有的亥子，连最爽直的在内，都会运用自如的。

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那时，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给太阳晒成了紫色，绉褶快要磨破，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看到这些，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再是自满，而后是希望的表情。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把自己上上下下端详一番，忽然一阵子衣衫悉索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

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司的头、大片的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

“太太，你这样的防范周密，倒很象招待一个……”

“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她截住了他的话。

“这样说还差点儿劲，”他把右手放在心口，眨巴着眼睛，那神气在一个冷静的女子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情人！情人！应当说神魂颠倒的情人……”

“听我说，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一股正经劲儿使他笑也笑

不出来，“我知道你今年五十，比于洛小十岁；可是在我的年纪，一个女人再要胡闹，必需有些特殊的理由，不是为了美貌，便是为了年轻，为了名望，为了功迹，为了一点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显赫的光华。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你的年龄也把你的财富抵消了；女人认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你一样也没有……”

“有爱情还不成吗？”他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而且那爱情……”

“不，先生，那是你死心眼儿！”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老是无聊。

“对啊，就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并且还不止这一点，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太太嚷道。她又是鄙薄，又是轻蔑，又是愤慨。

“得了吧，这一套说下去是没得完的；我请你来，也不是旧话重提，要谈当初使你这位至亲不能上门的那回事……”

“我倒以为……”

“又来了！先生，我能这样轻松的，满不在乎的提到情人，爱情，那些使女人最为难的题目，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握得住自己吗？我甚至毫无顾忌，不怕跟你两人关在这间屋里。没有把握的女人会这样吗？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不知道，太太，”克勒韦尔扮起一副冰冷的脸，抿紧了嘴，重新摆好姿势。

“好吧，我的话不会多，省得彼此多受罪，”男爵夫人望着克勒韦尔说。

克勒韦尔带着讥讽意味的行礼了个礼。这一下，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从前跑街时的气派。

“我们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

“怎么，还要重新来过吗？”克勒韦尔说。

“那我怕这门亲事不会成功的了，”男爵夫人很快的回答。“可是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并且已经当了一年议员，在国会里初期的表现相当精彩，不久就有当大臣的

希望。维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员，要是他愿意，他早已当上最高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所以，倘若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哼，一个要我维持的女婿，”克勒韦尔回答，“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太太。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陪嫁，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债，把屋子装扮得金碧辉煌，——一所五十万法郎的屋子，收入还不到一万五，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一部份；他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屋价……收来的房租只够付屋价的利息。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她才敷衍过去。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才三万，哎，听说他为了国会倒不在乎业务了……”

“先生，这些只不过是闲文，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总括一句，倘使我儿子当了大臣，给你的荣誉勋位勋章晋一级，再给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那么，象你这样的花粉商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啊！太太，提到这个来了。对，我是做小买卖的，开铺子的，卖杏仁饼，葡萄牙香水跟头痛油的，我应当觉得很荣幸，把独养女儿攀上了于洛·德·埃尔维男爵的公子，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呀。这是摄政王派，路易十五派，宫廷派！好极……我喜欢赛莱斯蒂纳，就象人家喜欢一个独养女儿一样，因为我疼她，因为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所以虽是在巴黎蜗居多不方便，（而且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太太！）我照样忍受；可是请你明白，尽管我溺爱女儿，我却不肯为了你的儿子动摇我的产业，在我做过买卖的人看来，他的用度态有些不清楚……”

“先生，在商务部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从前在伦巴第街上开药铺的……”

“是我的老朋友啊，太太！……”退生的花粉商人说：“因为我，赛莱斯坦·克勒韦尔，本是赛查·皮罗托老头手下的大伙计，他的铺子是我盘下的；皮罗托是包比诺的丈人，包比诺当时在店里不过是个小伙计，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因为他，说句公平话，对有身家的人，对一年有六万法郎进款的人并不骄傲。”

“那么先生，可见你所谓的摄政王派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大

家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你把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也是为此……”

“你才不知道那门亲事是怎么成功的呢！……”克勒韦尔大声说道。“啊！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要不是我生活乱七八糟，今天赛莱斯蒂纳早已当上包比诺子爵夫人了！”

“告诉你，既成事实不用提了，”男爵夫人斩钉截铁的说。

“我要谈的是我气不过你那种古怪的行为。小女奥棠丝的亲事是可以成功的，那完全操纵在你手里，我以为你宽宏大量，以为你对一个心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子，一定会主持公道，以为你能够体谅我不招待你，免得让你牵累，以为你能够顾到至亲的体面，而促成奥棠丝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却不料你竟坏了我们的事……”

“夫人，我不过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人家问我奥棠丝小姐的二十万法郎陪嫁能不能兑现。我说：‘那我不敢担保。于洛家里把那笔陪嫁派给我的女婿负担，可是他自己就有债务，而且我认为，要是于洛·德·埃尔维先生明天故世，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就是这样，好太太。”

于洛太太眼睛钉住了克勒韦尔，问道：

“先生，倘使我为了你而有损妇道，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呢？……”

“那我没有权利说了，亲爱的阿黛莉娜，”这个古怪的情人截住了男爵夫人的话，“因为在那个情形之下，你可以在我的荷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

为表示说到做到，胖子克勒韦尔当堂跪下，捧着于洛太太的手亲吻；她气得说不上话，他却当做她迟疑不决。

“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噢！先生，你起来，要不然我就按铃了……”

老花粉商很费事的站起身子，那种尴尬局面使他大为气愤，立刻摆好了姿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功架，以为能够显出自己的美点。克勒韦尔的功架，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侧着四分之三的大脑袋，学着画家在肖像上替拿破仑安排的目光，望着天边。他装做不胜愤慨的样子，说：

“死心塌地的信任，信任一个好色……”

“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于洛太太打断了克勒韦尔的话，不让他说出一个她不愿意听的字眼。

“呃，太太，你写信叫我来，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用那么瞧不起人，欺侮人的态度逼我。你不是把我当奴才看吗？真的，你可以相信，我有权利来，来……追求你……因为……呃，不，我太爱你了，不能说……”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假贞洁的傻女人，什么话都能听……”

“那么你能不能拿贞洁做担保，——唉，算我倒霉，你的确是个贞洁的女人，——你能不能担保不提我的名字，不泄露是我告诉你秘密的？”

“假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那么你会告诉我的荒唐事儿，我发誓对谁都不说从哪儿听来的，对我丈夫也不说。”

“对啦，因为这件事就跟你夫妇俩有关……”

于洛太太立刻脸色发了白。

“啊！要是你还爱于洛，你要难受的！我还是不说的好。”

“说吧，先生，因为照你的说法，你应当表明一下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些疯话，为什么你死乞白赖，要折磨一个象我这等年纪的女人，我只要嫁了女儿，就可以安心心的死了！”

“你瞧你已经在伤心了……”

“我？”

“是啊，我的高贵美丽的人哪！”克勒韦尔叫道，“你就是太苦了，我的乖……”

“先生，出去！要不然，放规矩些！”

“哎，太太，你可知道于洛大人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太太。”

“噢！先生……”

“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太太，”克勒韦尔用舞台上说对白似的音调重复了一遍，同时举起右手比了一个手势。

“那么以后呢，先生？”男爵夫人语气的镇静，叫克勒韦尔愣住了。

心思卑鄙的好色之徒，是永远不会了解伟大的心灵的。

“那时我已经嫖居了五年，”克勒韦尔象讲故事一样的说，“我挺喜欢女儿，为了她的利益，我不愿意续娶，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账房；这样，我就弄了一处俗语所说的小公馆，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简直是天仙似的美人儿，老实说，我爱她爱得魂都没有了。所以，太太，我把乡下的姨母接出来，跟小媳妇一块儿住，监督她，使她在这个……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安分守己。小乖乖很有音乐天才，我替她请了教师，让她受教育。（总得有点事儿给她解解闷啊。）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恩人，兼带……推开天窗说亮话，情人；做了件好事，得了个情妇，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快活了五年。小乖乖的嗓子可以教一家戏院发财，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泼雷，我没有法子形容。单为栽培她的歌唱，我每年就花上两千法郎。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为了她和我的女儿，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有一个包厢，今天带赛莱斯蒂纳去，明天带约瑟法去……”

“怎么，就是那个有名的歌唱家？……”

“是啊，太太，”克勒韦尔很得意的回答，“这个有名的约瑟法哪一样不是靠了我……话说回来，一八三四年，小乖乖二十岁，我以为她对我永远不会变心了，我把她也宠得厉害，想给她一点儿消遣，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戏子珍妮·卡迪纳，珍妮的命运跟她有好多地方相像。她一切都靠一个后台费尽心机培养成功的。这后台便是于洛男爵……”

“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镇静的声音，一成不变。

“噢……！”克勒韦尔越来越诧异了。“好吧！可是你知道没有，你那个老妖精的丈夫照顾珍妮·卡迪纳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那么先生，以后呢？”

“珍妮·卡迪纳认识约瑟法的时候，两人都是二十岁，男爵从一八二六年起，就象路易十五对待德·罗曼小姐，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十二岁……”

“先生，我放任于洛是有我的理由的。”

“太太，你这种谎话，没有问题可以把你所有的罪孽一笔勾销，使你升天堂，”克勒韦尔狡狴的神气，使男爵夫人红了脸。“我敬爱的伟大的太太，你这句话可以对旁人说，却不能对我克勒韦尔老头说。你得明白，我跟你那个坏蛋丈夫花天酒地，混得太久了，决不会不知道你的好处！两杯酒下肚，他有时会一五一十说出你的优点，把自己骂一顿。呃！我对你知道得太清楚了：你是一个天使。把你跟一个二十岁的少女放在一起，一个好色的人也许还委决不下，我可决不犹豫。”

“先生！……”

“好，我不说了……可是告诉你，圣洁的太太，做丈夫的一朝喝醉了，会把太太的事一古脑儿说给情妇们听，把她们笑痛肚子的。”

于洛太太美丽的睫毛中间，亮起又羞又愤的泪珠，克勒韦尔顿时把话咽了下去，连摆姿势都忘记了。

“言归正传，”他又说，“因为娘儿们的关系，我跟男爵交了朋友。象所有的好色鬼一样，男爵和气得狠，人也痛快。噢！那时我多喜欢他，这小子！真的，他玩意儿多得很。过去的回忆不用提啦……总之，我们两个象弟兄一样……这坏蛋，一派摄政时期的作风，拚命想教坏我，在男女关系上宣传那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话，告诉我怎样叫做王爷气派，宫廷气派；可是我，凭我对那小姑娘的爱情，真想把她娶过来，要是不怕生孩子的话。以当时的交情，我们两老怎么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赛莱斯蒂纳嫁了三个月之后，于洛（我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这混蛋！他把你我两个都欺骗了，太太！……），欧，这混蛋把我的小约瑟法偷上了。那时珍妮·卡迪纳在舞台上越来越走红，那坏东西知道她的心已经给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真是饥不择食！）占去了，他便来抢我可怜的小情人，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噢！你一定在意大利剧院看见过，那是靠他的情面进去的。你的丈夫可不象我有分寸，不比我们井井有条的象一页五线谱，（他为了珍妮·卡迪纳已经破费不少，每年花上近三万法郎。）这一回，你知道，他为了约瑟法终于把钱搅光了。约瑟法，太太，是犹太人，姓弥拉（Mirah），是希兰（Hiram）一字的颠倒，人家为了辨认起见特意做的犹太标记，因为她是小时候被人丢在德国的。（我的调

查，证明她是一个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儿。）在我管教之下，她一向很规矩，不大花钱；可是一进戏院，再加珍妮·卡迪纳、匈兹太太，玛拉迦、卡拉比纳一伙人教会了她怎样应付老头儿，把她早期喜欢金银珠宝，喜欢金钱的本性点醒了。成名以后的歌女，变成贪得无厌，只想搞钱，搞大钱。人家为她挥霍的，她决不拿来挥霍。她拿于洛老太爷做试验品，软骗硬诈，把他刮得精光。且不说那些专捧约瑟法的无名的群众；该死的于洛先得跟凯勒家里的一个弟兄和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斗法，两人都是给约瑟法迷住了的；而后，来了一个大财主，自命为提倡艺术的公爵，把她抢了去。你们叫他什么的……矮冬瓜是不是，那个埃鲁维尔公爵？这位阔佬存心要把约瑟法独占，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剩男爵一个人不知道；在感情方面，好象别的方面也一样，他完全蒙在鼓里：情人，跟丈夫一样，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现在，我所谓的权利，你懂了吧？好太太，你丈夫把我的幸福，自从我嫖居以后唯一的乐趣夺去了。是的，要不是我倒霉，遇到这个老风流，到现在约瑟法还是我的；因为，告诉你，我永远不会送她进戏院，她不会出名，她会安安分分的守着我。噢！要是你在八年之前看到她：瘦瘦的，神经质的，金黄的皮肤真象安达卢西亚美女，乌油油的头发象缎子，眼睛在褐色的睫毛中间发出闪光，举止大方，好比一个公爵夫人，又朴素，又庄重，象野鹿一般惹人怜爱。由于于洛大爷一人之过，这些风韵，这种纯洁，一切变成了陷人坑，变了销金窟。这小女人象俗语所说的，变成了淫恶之母。现在她油腔滑调，从前她什么都不懂，连油嘴滑舌这个字眼都不知道的。”

说到这里，老花粉商抹了抹眼泪。痛苦的真实性感动了于洛太太，把她恍恍惚惚的心收了回来。

“你想，太太，一个人到了五十二岁，还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宝贝吗？在这个年龄，爱情的代价要三万法郎一年，这个数目是从你丈夫那里知道的；而且我也太喜欢赛莱斯蒂纳了，不能让她的财产受到损害。在你第一次招待我们的晚会上——一看见你，我就不明白于洛这小子为什么要养一个珍妮·卡迪纳……你气概象皇后……太太，你还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年轻得很，而且真美。老实说，那天我真动了心，私下盘算着：‘要是我没有约瑟法，那么于洛老头既然把他的女人丢在

一边，她对我倒象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又是一句生意人的口头禅。我常常要露出花粉商的马脚，吓得我不敢再想当议员。——对两个象我们这样的老伙计，朋友的情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一朝男爵把我那么卑鄙的欺骗了，我就发誓要把他的妻子弄上手。这才公道。男爵没有话说的，咱们俩应当扯直。不料我刚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你就把我当癞狗一样赶了出去；可是你那一下更加强了我的爱情，加强了我的死心眼儿，如果你喜欢这么说；而且你迟早是我的。”

“怎么会？”

“我不知道，可是一定的。告诉你，太太，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的，蠢头蠢脑的花粉商，（已经告老的，别忘了！）比那种念头成千累万、聪明伶俐的人，要强得多。我为你疯癫了，而且你是我报仇的工具！这等于把我的热情增加了一倍。我这是开诚布公对你说的，拿定了主意说的。正如你对我说：‘我决不会是你的’，我对你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冷静。总之，象俗语所说的，我把牌摊明在桌上打。是的，到了某一个时期，你一定是我的……噢！哪怕你五十岁吧，你还是要做我的情妇，没有问题，因为我，我料到你丈夫有一天……”

于洛太太对这个老谋深算的市侩，害怕得直瞪着眼，克勒韦尔以为她疯了，不敢再往下说。

“这是你自己招来的，你瞧不起我，挑拨我，教我不得不说！”他觉得刚才几句狠毒的话，需要表白一下。

“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男爵夫人嚷着，声音象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啊！我简直弄明白了，”克勒韦尔接着说。“约瑟法给骗走的那一天，我好比一头雌虎给人抢去了小虎儿……对啦，就跟你现在一样。哼，你的女儿！便是我征服你的手段。不错，我破坏了你女儿的婚姻！……没有我帮忙，她休想嫁人！不管奥棠丝小姐生得多美，总得有一份陪嫁……”

“唉！可怜，正是哪。”男爵夫人抹了抹眼睛。

“你问男爵要一万法郎试试看，”克勒韦尔说着又摆好了姿势。他歇了一会，象戏子把对白特意表明段落似的。然后他尖着喉

咙：

“即使他有，也是要给替补约瑟法的女人的。走上了这条路，还会悬崖勒马吗？先是他太喜欢女人了！（咱们的王上说得好：一切都有个中庸之道。）再加虚荣心作怪！他是一个美男子呀！他为了自己快活，会叫你们睡草垫的。而且，你们已经走上救济院的路了。你瞧，自从我不上门之后，你们就没有能换这客厅的家具。所有椅套的镶边上，都摆明着穷酸两字。上等人家的穷是最可怕的，你这种遮掩不了的窘相，哪个女婿见了不吓跑？我开过铺子，我是内行。巴黎的生意人只要眼睛一瞥，就能看出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你是没有钱了，”他把声音放低了说。“处处看得出，从你们当差的衣服上也看得出。还有一件瞒着你的秘密，要不要我告诉你？……”

“先生，够了！够了！”于洛太太哭得快把手帕都浸湿了。

“哎，哪，我的女婿把钱给他老子呢，开头我说你儿子的态度，就是指这一点。可是我决不让我女儿吃亏……你放心。”

“噢！女儿嫁了人，我就可以死了！……”可怜的女人叫着，没有了主意。

“要嫁女儿，有的是办法呀！”老花粉商说。

于洛太太抱着满腔希望，瞅着克勒韦尔，按说这一眨眼之间转悲为喜的表情，大可引起这个男人的怜悯，而放弃他可笑的计划的。

“你还可以漂亮十年，”克勒韦尔说着，重新摆好了姿势，“只要你对我好，奥棠丝小姐的亲事就成功了。我已经说过，于洛给了我权利，可以老实不客气的提出我的条件，他不能生气的。三年以来，我在调度我的资金；因为我的荒唐是有节制的。除了原来的家产之外，我多了三十万法郎，这笔钱就是你的……”

“出去，先生，出去，永远不许再在我面前出现。要不是你对奥棠丝的亲事行为卑鄙……是的，卑鄙……”她看见克勒韦尔做了一个姿势，便重复一遍。“你怎么能对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个美丽的无辜的女孩子，下这种毒手？……要不是我想知道你这种行为的动机，要不是我受伤的母性逼得我非知道你的理由不可，你今天决不能再跟我说话，决不能再上我的门。一个女人三十二年的名誉，三十二年的清白，决不为你屈服，为你克勒韦尔先生……”

“克勒韦尔，退休的花粉商，赛查·皮罗托的后任，圣奥诺雷街上玫瑰皇后的老板，前任助理区长，现任自卫军上尉，特授荣誉勋位五级勋章，跟我的老东家一模一样。”克勒韦尔嘻嘻哈哈的说。

“先生，于洛规矩了二十年之后，可能对他的妻子厌倦，那只是我的事儿，跟旁人不相干；可是你瞧，他还把他的不忠实瞒得紧紧的，因为我不知道在约瑟法小姐的心里，是他接替了你的位置……”

“噢！”克勒韦尔叫道，“用多少黄金买的，太太！……两年之中，这个歌女花了他不止十万。哼！哼！你的苦难还没有完呢……”

“这些话都不用提了，克勒韦尔先生。我要在拥抱孩子们的时候，永远没有一点儿惭愧，我要受全家的敬重、爱戴，我要把我的灵魂一尘不染的还给上帝：这些我决不为你牺牲的。”

“阿门！”克勒韦尔脸上恶狠狠的，又羞又恼，正如一般害单相思的人又碰了一个钉子一样。“你还没有尝到最后一步的苦处呢，羞愧，……耻辱……我本想点醒你，想救你跟你的女儿！……好吧，越老越昏的浪子这个新名词，你将来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咂摸出它的滋味。你的眼泪跟你的傲气使我很感动，因为看一个心爱的人淌眼泪是最难受的！……”克勒韦尔说到这里，坐了下来。“我所能答应你的，亲爱的阿黛莉娜，是决不做一件难为你或是难为你丈夫的事；可是别打发人家来向我探听府上的虚实。如此而已。”

“那可怎么办呢？”于洛太太嚷道。

至此为止，男爵夫人很勇敢的熬住了三重刑罚，因为她在女性、母性、妻子三方面都受到耻辱。只要亲家傲慢无礼的威逼她，她为了抵抗市侩的凶横，倒还能鼓足勇气；可是失意的情人，受到屈辱的体面上尉，在无可奈何中忽然软化，却让她紧张到快要破裂的神经松弛了下来；她拧着自己的手，哭做一团，昏昏沉沉的，连克勒韦尔跪着吻她的手都不曾抗拒。

“天哪！怎么办呢？”她抹了抹眼泪，“做母亲的能够硬着心肠眼看女儿憔悴吗？她将来怎么办呢：这样的人品，天赋那么厚，在母亲旁边过着那么贞洁的生活！有些日子，她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就无缘无故的悲伤；我还发现她眼睛泪汪汪的……”

“她二十一岁啦，”克勒韦尔说。

“要不要送她进修道院呢？遇到这等危机，宗教也往往压制不了天性，受过最虔诚的教养的姑娘，也会失掉理性的！——哎，先生，你起来呀，你还不明白，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吗？我对你厌恶到了极点，做母亲的最后的希望都给你毁掉了！……”

“要是我把你的希望救回来呢？……”他说。

于洛太太瞅着克勒韦尔，那副精神错乱的表情，使他的心软了一软；可是想到那句我对你厌恶到极点的话，他又把心中的怜悯压了下去。正人君子往往过于耿直，不知道利用性情气质，微言奥旨，去拐弯抹角的应付一个为难的局面。

“这个年月，象奥棠丝小姐那样漂亮的姑娘，没有陪嫁就没有人要，”克勒韦尔板着脸说，“她那种美女，做丈夫的见了要害怕的；好比一匹名贵的马，需要太多的钱照料，决不会有多少买主。你能拽着这等女人在街上走吗？大家都要瞅着你，跟在你后面，打你太太的主意。这种招摇，凡是不想跟情敌决斗的男人都要觉得头痛，因为结果，情敌决不止一个两个。照你的处境，要嫁掉女儿只有三条路：由我帮忙，你却不愿意！这是一条；找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很有钱，没有孩子而想要孩子的；这种人固然不容易找，可是还能碰上；养着约瑟法和珍妮·卡迪纳的老头儿有的是，干吗就找不到一个用明媒正娶的方法做这种傻事的人？……要是我没有赛莱斯蒂纳和两个外孙，我就会娶奥棠丝；这是第二条！最后一条路是最方便的……”

于洛夫人抬起头来，不胜焦急的瞅着老花粉商。

“巴黎是一切有魄力的人集中的地方，他们象野生的植物，在法国土地上自生自发的长起来；其中有的是无家无室的人才，有的是无所不为的勇气，发财的勇气……呕，那些人哪……（在下当年就是其中一个，我还认得不少呢！……二十年之前，杜·蒂耶有些什么？包比诺有些什么？……两个人都在皮罗托老头铺子里鬼混，除了向上爬的欲望以外，什么资金都没有！可是我认为，志气跟大资本一样值钱！……资本是吃得完的，志气是吃不完的！……我自己又有些什么？还不是一心向上，还不是一股勇气罢了！杜·蒂耶，今天跟哪个大人物都比得上。小家伙包比诺，伦巴第街上最殷实的药材商，当了议员，如今又当了大臣……）呕！巴黎只有那些做买卖的、写文章